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 
第五十三回 假村姑巧使美人計 奸世子誤戀溫柔鄉

恨不移山傍此湖，飛來雲作一峰孤。 杯傾綠葉乘時漲，誰邀柳色上簾鉤。

話表朱乾吩咐使女：「派廚房快擺筵宴，孤家好款待美人蕭沁香，聊表孤家之意。」使女答應出去，桑黛即接口謝道：「千歲此舉，奴不敢當。惟求千歲派兩位姐姐相伴奴家，到各處去觀一回花燈，奴家早些回去，恐哥嫂在外等得不耐煩。」朱乾聞言，含笑口呼：「芳卿今已來此，休想回家。孤與卿有夙緣，少停酒飲合歡，趁此佳節良宵，好與卿成就團圓好事。」桑黛假意含羞，口呼：「千歲言之差矣，奴乃一鄉村醜女，如何能伴玉葉金枝？況且千歲後宮俏麗佳人，芳容美女，定然不少，何得顧及村姑？千歲休要取笑。」朱乾聞言，更加喜悅，口呼：「芳卿休得太謙，宮中雖多，無如芳卿容貌，數為第一。」桑黛聞言，將秋波一轉，深深萬福下去：「多謝千歲抬舉，奴豈敢違命。但恐奴無福消受，必折損陽壽了。」朱乾大笑不止，桑黛口呼：「千歲既承錯愛，還求千歲傳知奴之哥嫂，好令他歡喜，早早回家，免得在此久等著急。」朱乾說：「芳卿莫急，少時必有大動干戈，且令你哥嫂今夜暫在此歇宿，明日回家也不遲。不要出外亂行，恐有許多不便。孤與卿且飲酒取樂，賞此良宵。」桑黛一面道謝，一面口呼：「千歲，當今承平之際，如何又要動干戈呢？況今齊燈彩輝煌，正是共慶昇平，與民同樂，那有干戈之說？」朱乾說：「卿且莫問，少時自見分曉。」桑黛暗想：「蕭子世果然算得不差。今齊殺他，非是冤枉。」他正自暗想，見自外面將酒筵擺進，朱乾即與桑黛並肩而坐，暢飲起來。此時朱乾怎禁得桑黛百端獻媚，萬種嬌態，將朱乾引得三魂少了二魂，七魄走了六魄。將一個萬夫不當的朱乾，被桑黛之美人計弄得他死在頭上，尚且不知。桑黛飲了兩杯酒，便立起身軀，輕抬玉手，高舉金杯，低聲口呼：「千歲在上，賤妾今宵幸沾雨露，茲有喜酒求千歲莫要推辭，從今以後，鳳友鸞交，相共百年之樂。」朱乾聞言，暗想：「不料鄉村女子有此美貌，更兼吐屬絕佳，莫怪苧蘿村有那絕代西施。」遂笑呼：「卿卿，孤家今夜還有要事，只可和你先飲三杯，便去締鸞交之樂，少刻失陪，芳卿莫怪。事畢之後，孤任芳卿取樂何如？」桑黛聞言，暗暗切齒，外面故意含羞，說：「今宵花好月圓人壽，千歲幸勿推卻。今宵不醉，辜負賤妾一片誠心。請先將這三杯飲了再說。」朱乾只得接酒，連飲了三杯。桑黛又說：「人生幾何，對酒當歌。今賤妾幸得承恩，蒙千歲寵愛，又兼良宵美景，古人云『無歌助興，辜負良宵』。賤妾雖生於鄉村，俚曲村歌，尚可一獻其丑。妾當敬歌一曲，為千歲壽何如？不過嘈雜嘔呀，祈千歲勿須嗤笑。」朱乾聞言，呵呵大笑：「難得芳卿會唱，更好極了。」即命使女遞上紅牙。桑黛又斟了三杯酒，先請朱乾飲畢，然後輕敲檀板，宛轉歌喉，慢慢的依著板眼，唱了一曲《浣溪紗》。真是江語閒關，聲音欲碎，說不盡音堪裂帛，響過行雲。唱罷，那些侍女、宮娥人人喝采。朱干連連稱贊不已。說：「不料芳卿有如此妙音，孤要把芳卿作心肝一般看待。」桑黛即借贊美，又斟了三杯酒，送在朱乾面前，說：「既蒙錯愛，還請再飲三杯。賤妾再將玉簫吹弄一番，索性作成聲色雙絕。」朱乾立將三杯飲盡，侍女遞上玉簫，桑黛接過，便按定宮商，吹弄起來。高下抑揚，輕柔宛轉，雖弄玉再生，也不過如斯。朱乾側耳細聽，擊節歎賞。聽到妙處，不覺自斟自飲，連飲了數杯，蕭聲暫歇。桑黛裝出嬌態，佯作溫柔，眉目含情，輕抬玉手，持壺滿斟三杯酒，送到朱乾口邊，媚眼斜飄，低聲口呼：「千歲，再飲此三杯，好去溫柔鄉，共遂魚水之歡。」朱乾口呼：「芳卿，孤已經大醉，不能再飲，望乞芳卿早歸羅帳，了卻佳期。」桑黛裝出媚態，掩口笑說：「奴不信千歲酒醉，若不將這三杯飲盡，誓不與你同床共寢。」遂將右手搭在朱乾肩上，說：「你賞奴一個臉龐，快些飲乾，好去睡覺。」朱乾見此情景，情已難禁，便將桑黛抱坐膝上，擁入懷內。桑黛趁勢與他胡鬧了一番，將那三杯酒令他飲盡。遂口呼：「千歲，你能再飲三杯，奴舞一回劍與你看。」此時，朱乾已有九分醉意，含糊說好。桑黛便斟上三杯酒，朱乾立飲而盡。那些宮娥、侍女見桑黛如此輕狂，都暗論：「那是鄉村女子行為？分明是婊子派。」此時，朱乾被桑黛一連勸了六大杯，已是坐立不住，手扶案幾，頭暈眼花，大有飄飄欲仙的光景。